

江花周刊

2025年10月9日 星期四

主 编：周路 美 编：职文胜 版 式：洪菊华 责 校：江婧

长在脊梁里的骨头

□祝勇

我出生在东北沈阳，那里是十四年抗战开始的地方，我的家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北大营只有几公里。我从小就喜欢东北作家群的作品，迷恋他们苍凉、粗犷、壮阔的风格，感动于东北的冻土掩盖不住的血性与激情——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是故乡沦丧者的悲歌；端木蕻良笔下的鸳鸯湖，抗日战士的身躯被泥沼吞没，成为抗战牺牲者最浓郁也最经典的文学意象；萧军《八月的乡村》正面书写了抗日游击战的艰苦卓绝，更令人热血沸腾。这些从苦难与血泊中走出的作家，犹如舒群在《老兵》中所写，“像大豆似的被撒在黑土地上，迟早会发芽”。作为这块黑土地上长出一颗不起眼的豆子，我的笔端流淌出巨流河的水声，我的身上延续着前辈的精神基因，我的内心深处回荡着前辈们的召唤。

我虽是一个长期从事散文和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但我始终渴望着能写出像萧红《生死场》、骆宾基《边陲线上》、端木蕻良《科尔沁的草原》那样具有文学张力更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小说。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不揣浅陋，出版了三卷本长篇小说《国宝》。这充其量是一部学习之作，但前辈们深沉的爱国情怀、直面苦难的勇气、不屈的抗争精神已经融进了我们的血脉，我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向文学前辈们，也向这块土地上不屈的人们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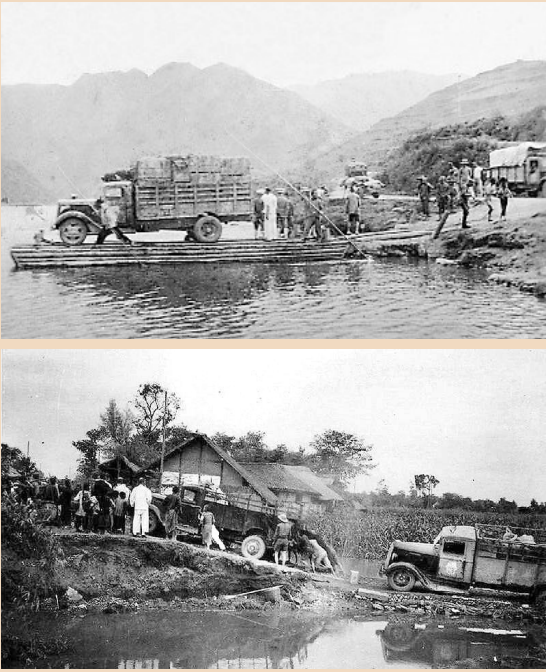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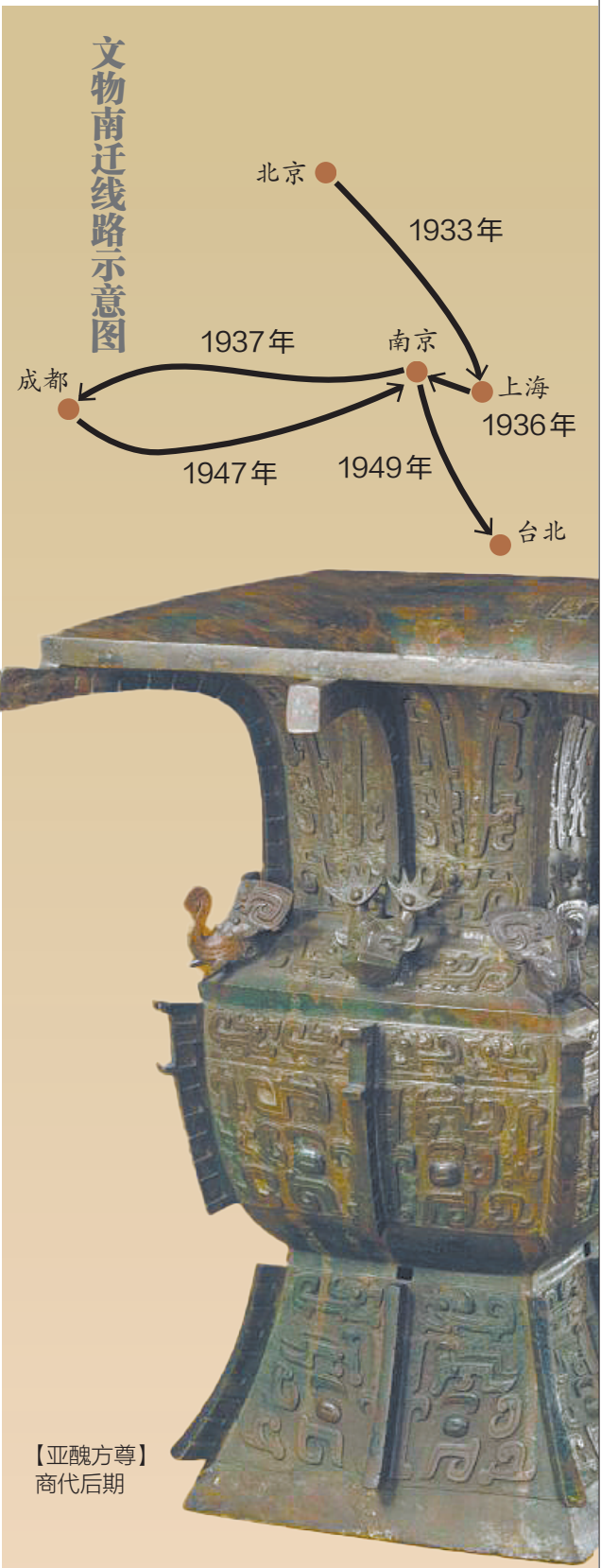
与以往诸多表现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不同，《国宝》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战场——抗战时期的故宫文物南迁。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历代珍贵文物不仅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精美造物，体现着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高成就，也是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是连接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关于文物南迁的意义，我在小说里设置了一段情节，讲述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横岭（虚构的名字）请求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调派军车支援，但蒋鼎文正率军与日军交战，每一名司机、每一辆军车，都决定着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的生死存亡。二人为此发生激烈的争执，蒋鼎文说，马院长，这国要是没了，您这宝放哪儿去？马横岭说，蒋主任，这宝要是没了，这国，还是中国吗？

与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们比起来，护送文物南迁的故宫人只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书生，不能上战场杀敌立功。但是在战火纷飞的危险中保护文物，保护文明的火种，保护我们自己的根，无疑是另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同样需要以无私的精神、非凡的勇气去面对家破人亡，面对流血牺牲。试问哪一个经历了南迁的故宫人，没有经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像《国宝》里的那文松，在1933年2月里的一个大雪之夜离开了家，临行前他许诺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把这批文物运到南京，最多半个月就回来，没想到战争篡改了他们的路程，再回来时，已经是五十三年以后。还有吕医农，在文物西迁四川时，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患上很普通的疾病，却因缺医少药而先后死在父母怀里，战后护送文物返京时，这对夫妻只能带着两个女儿的骨灰罐儿回家。更不用说小说里的唐知微，在重庆大轰炸的危急形势下，为了把存放在安达森洋行的故宫文物尽早运出重庆，在晨光中寻找船只时不慎掉进舱底，头部着地，鲜血进溅，为文物南迁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与英勇杀敌的战士们比起来，为文化续命的故宫人同样是抗日英雄，以渊博的知识对抗敌人的野蛮，以非凡的意志抵抗敌人的武力，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人物，在静默无声中，宣示着英雄主义的强大内涵。

当然，《国宝》作为一部小说，要着力刻画出丰满的人物形象。钢铁不是在某一时刻炼成的，我笔下的人物，也经历了从无助到抗争，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文化青年那文松，只想在北平城把风花雪月的文人生活进行到底，没想到这个美好的梦想被日军的铁蹄声踏碎。他随众多故宫人一起踏上南迁的路程，在翻越秦岭时手指受伤，因耽误治疗只能截掉中指。他丢失的不只是一根中指，而是他写字画画的支点，更是他安身立命的凭仗，他为此陷入深深的痛苦无法自拔，但是当他在医院看到武汉保卫战退下来的伤员，那些满脸稚气的青年因为在战场上受伤而要锯腿摘眼，他又为民族的苦难而深感痛楚，为自己的软弱深感自责，因为个人的痛苦在民族的苦难面前实在不值一提。一场南迁，具体说是一场战争，不仅让他们经历了一场从未预想的人生，也经历了从未想象过的煎熬，经历了艰难的再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死亡越是惨烈，生存就越是可贵。就像马横岭院长来看望他时所说，死亡越是容易，我们越是要活下去。我们不能选择是死还是活，我们只能选择活，而且必须顽强地活着。因为活着才能抗争，活着才有希望，活着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

《国宝》不仅聚焦于故宫人，怀着对中华文明的赤子之心，以顽强的意志完成了艰巨的历史使命，更描绘了更加复杂的人物群像，以体现国人在战争条件下的挣扎与抉择，试图在史诗般的背景下刻画幽微的人性，探讨文明与野蛮、永恒与毁灭、人性与尊严的深刻冲突，展现从国破家亡之痛到民族精神觉醒的全过程，从而昭示真正意义上的国宝，不只是我们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物，更是全体中国人在国难当头之际，在共产党领导下迸发出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强大力量。作家舒群说，祖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是长在脊梁里的骨头。在疯狂的毁灭中，无数有骨气的中国人，为民族的生存，为文明的延续，上下求索，奋斗牺牲。作为故宫人，我希望我的《国宝》能够慰藉在南迁路上奉献牺牲的故宫前辈；作为写作者，我希望我粗粝的文字不会淹没抗战文学的英名。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任《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



文明的火种

当历史的指针指向20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将迎来百年华诞。这座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不仅珍藏着百万件国之瑰宝，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记忆。值此特殊时刻，回望抗战时期那场惊心动魄的文物南迁，我们愈发理解：故宫守护的不仅是国之重器，更是文明的火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万九千余箱故宫文物为避战火，开启了长达十余年、跨越两万里的漫漫征程。这不仅是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行程最长的文物迁徙，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明保卫战。正如作家祝勇在新著《国宝》中那段经典对话：当将领质问“国要是没了，宝放哪儿去”时，故宫人毅然回答：“宝要是没了，这国，还是中国吗？”为了这场迁徙，故宫人耗时半年精心打包，每件文物至少四层

—

临汾隰县的黄土地，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散发着甜美而神秘的气息。这种气息如潮水般向我涌来的时候，我试图与那种神秘的气息沟通、融合和破解。可是，我的心除了沉重，还有一些茫然。

有人说，黄土会说话，黄土会“喊山”。那个炎热的黄昏，我们登上了观望台，看见了“喊山”望远镜，我们都想到了葛水平的经典小说《喊山》。我们透过望远镜看见起伏伏的山脉，看见庄稼地、果园，那有风的旷野，还有星星点点的黄，红黄绿的颜色，恰似错综重叠的云朵。浮云如絮，黄土深远。我那是无限陶醉的神情。这黄土向我们释放了博大的灵魂，冲走了我的木讷，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灵感，都市时尚的风过于缥缈，只有这厚重的黄土地，才真正有些味道，让我们震撼，让我们采摘，在历史的风景中找到新的风景。

那不是归人，是匆匆过客。没有冷硬的姿态，只有温暖的瞬间。我感觉，黄土是懂得孕育的。

临汾在吕梁山南麓，那些错落的梁峁，它们并非杂乱无章地堆垒，而是缓缓隆起。这韵律是地脉的呼吸，是千万年来风与尘的和解。大地的血管，悄悄吮吸着天精月华。那个山丘像一面土鼓。我们走进它，敲了一声。其实就一声，我听到的却是鼓的叠声。尽管与空气一起颤动，很轻，它浑身却猛地一抖，脊椎骨里嗡的一下，像有无数细小的蚂蚁在爬动、啃噬。它下意识地抚摸松软干燥的泥土，将耳朵小心翼翼地贴在那冰冷的石面上。风似乎骤然停了，世界陷入寂静。屏住呼吸，竭力捕捉着，仿佛一个虔诚的信徒在荒野里聆听神谕。果然，一阵极微弱、极深沉的搏动从黄土内部，透过山丘，透过耳廓，撞击在我们的心上——咚……咚……咚……缓慢、滞重，如同大地深处一颗沉睡了万载的心脏，终于被惊醒，开始剧烈地搏动。这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宏大。风声重新灌入耳中，竟也化作了威风锣鼓的鼓点；坡上牛铃的响声、放羊人的吆喝声，都从远处隐约汇聚过来。于是，我曾痴痴地想，要是让我穿越黄土高原历史会作何感想？

二

公元前656年，重耳奔蒲，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对饥饿和焦渴都是有记忆的。

那年秋天，流亡者的脚印，深深烙在路家峪的黄土里。重耳的胃囊空得能装下整个晋国的风雨，嘴唇干裂如龟甲上的卜辞。他来到隰县路家峪村，随从从野梨树上扯下的果实，表皮还沾着浓霜。史书不会记载重耳那一口咬梨的声响。但黄土记得，梨汁是如何顺着公子的胡须滴落，如何在枯草间砸出细小的坑洼。野梨的酸涩里突然翻涌出的甘甜，让流亡者想起了绛都宫墙下的槐花蜜——那种近乎奢侈的甜，属于他已经失去的祖国。

“金梨。”重耳吐出这两个字时，嘴里还残留着梨肉的香气。流亡者给野果赐名的瞬间，黄土高原的褶皱里正酝酿着一种新的甜味。晋国的“晋”字在方言里与“金”同音，公子重耳或许在梨核里，尝到了某种命运的隐喻。

两千年后，我们仍在重复重耳那个古老的动作：牙齿刺破梨皮的刹那，总会惊动土层深处某段记忆。当年从捏碎的梨核，早已在黄土里长成新的轮回。如今玉露香梨的甜蜜里，依然晃动着那个饥饿黄昏的倒影——一个即将成为霸主的流亡者，在路家峪的夕阳里，用一口梨，押上了整个晋国的江山。

怎能忘记啊，明洪武年间，大槐树移民的“分梨记”。移民的眼泪是咸的，梨子是甜的。那年秋风刮得紧，把大槐树的叶子吹成了铜钱模样。路家峪的官道上，西去的、北上的脚印在黄土里搅作一团。族人就要分开了，西上黄河，北上晋阳。人们把最后几个金梨拿刀切开的声响，惊飞了老槐树上打盹的乌鸦。梨汁顺着指缝往下淌，像一条微小的黄河。有人把梨核攥出了血，有人把梨皮咽出了泪。他们约定时的语气，轻得像是怕惊动地下的祖先——“若能再见，永不分梨（离）”。可官道上的风沙太急，转眼就把誓言吹散了形状。奇怪的是，梨子从此记住了这个约定。后人再切金梨时，刀刀总会迟疑。案板上的梨子裂成两半时，断面会渗出细密的水珠，像当年移民眼角没来得及落下的泪。黄土高原上的梨树越长越高，高得能望见几百年前的官道，可那些分散的背影，终究没能再相聚。历史不会重演，分离的眼泪，终将凝成心果。如今隰县的老人们遛梨时，总要连皮带肉囫圇个儿塞进对方手里。这个动作里藏着某种执拗——仿佛这样紧紧一握，就能捏住当年官道上那个没能兑现的约定，就能让所有离散的故事，在团圆中获得欢颜。

隰县的黄土是会说话的。牛城镇的塍田间，那些紫红与棕黄交织的土层，像一卷摊开的古老经卷。阳光斜斜地切过来，土色便显出深浅不一的纹路——紫红的是女祸补天时遗落的霞彩，棕黄的是大禹治水时沉淀的浪痕。两种颜色相互咬合，层层叠叠，竟像是大地自己用血肉写就的密码。农人们说，这红黄相间的土是有灵性的。紫红的金黏土性子绵软，能含住水分，像母亲的手掌；棕黄的砂土性子爽朗，肯透气，像父亲的脊梁。它们纠缠在一起，便成了最懂孕育的温床。太阳出来了，犁铧翻开的刹那，土腥味里会窜出一股清甜，那是藏在土层深处的梨树根须，与远古的土脉窃窃私语。人们记得，最奇的是雨后，湿润的土壁上，紫红愈发艳丽，像是要渗出血来；棕黄则泛出金属的光泽，宛如出土的青铜器。这时若用手指划过土层，能触到某种细微的震颤——是尚未破土的梨树苗在吮吸，还是《诗经》里那句“隰有树檟”正在发芽？隰有树檟，就是隰县有梨树的意思，它像一粒沉睡的种子，在黄土层里埋了两千五百年。

三

玉露香梨的甜，原是黄土里长出来的魂。

玉露香梨是在黄土里长成的。当日头西斜，梁峁的阴影交错如掌纹，金红的余晖就顺着山势流淌下来，浸透了整片梨园。那梨子饮饱了霞光，表皮便显出琥珀般的透亮，仿佛真有一滴玉露凝在里头，将坠未坠。摘梨的老汉说，玉露香梨是有灵性的。它们懂得选择最恰当的时辰坠落——总是在露水初凝的黎明，或是炊烟升起的时候。你若听见“噗”的一声闷响，那准是某个熟透的香梨投进了黄土的怀抱，像游子回到了炕头。

金梨之乡的名号不是白给的。秋风掠过梁峁时，总要在这里多盘桓几日。它把梨子搓成细线，缠绕在打枣的竹竿上，系在毛驴的铃铛里，最后统统捎往山外的世界。于是整个晋南都知道了，在那些起起伏伏的黄土褶皱里，藏着太阳酿造的蜜。梨树下常能捡到碎瓷片。有青花的，也有褐釉的，边缘已被黄土磨得圆润。它们和梨树根须纠缠了不少多少年，倒像是另一种果实，从地底结出来，讲述着比梨树更悠远的故事。那梨是

防护：纸、棉花、稻草、木箱，确保即使翻车、进水也能安然无恙。更有甚者，为文物南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为他们的努力，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更令人动容的是全民护宝的壮举。乐山百姓腾出“一寺六祠”存放文物，自发组织巡逻队日夜守护；峨眉百姓在1943年火灾时，不惜拆除自家房屋形成隔离带。这种对文化的深厚情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欣赏这些历经劫波的国宝时，不应忘记它们曾经的风雨旅程，更不应忘记那些为文明续命的人们。在故宫博物院百年华诞之际，让我们致敬所有守护者——他们用生命书写的，正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国宝”：那永不熄灭的文明之火与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周璐）

黄土地上的精灵

□关仁山

带着编号出生的。“74—7—8”——这串数字像一串密码，刻在黄土高原的记忆里。山西果树研究所的白炽灯，三十年不灭，照着那些在显微镜前佝偻的背影。果树专家的指缝里嵌着泥土，眼睛却亮着星辰。

玉露香梨的前世，是专家实验室记录本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是嫁接刀下颤抖的嫩芽，是无数个被寒霜惊醒的黎明。直到1974年的某个清晨，它突然在科研人员实验田里发了芽。那些穿蓝布褂子的人，把诗句种在试验田里，用数据浇水，用耐心施肥。十年寒暑，黄土高原的风把他们的鬓角吹成了霜色，才换来1984年那株幼苗的第一次开花。花开得有些羞涩。淡白的花瓣上沾着晨露，像是远古的诗句在流泪。又过了二十年，那些数字编号终于羽化成了“玉露香”三个字。这名字起得真好——玉是黄土的骨头，露是晨风的眼泪，香是沉淀的精髓。

如今你剥开一颗玉露香梨，那晶莹的果肉里藏着整个故事的脉络。科研人员指纹的螺旋，《诗经》句词的平仄，黄土高原的年轮，都在这一汪蜜汁里轻轻荡漾。最动人的是梨核的形状，恰似一粒微微卷边的实验记录本，记载着三十年光阴的分量。

2012年，扶贫开始了，隰县的黄土地热闹起来。在扶贫干部们的笔记本上，还留着去年冬天的霜花。那些被反复摩挲过的政策文件，终于在春风里舒展开褶皱，变成黄土塬上连片的梨花。梨农张梅莲的网线是从梨树枝上牵下来的。早年间中介压价，好梨低价的光景，都成了旧梦。如今她的手机屏幕亮起来时，整个无鲁村的梨香便运输出去。22万斤金梨不再拥挤在货车上颠簸，而是乘着订单的翅膀，轻轻落在天南地北的餐桌上。在合作社的屋檐下，总晃动着许多身影。有给梨子套袋的妇人，手指翻飞如蝶；有在直播间吆喝的后生，把隰县方言熬成蜜糖；还有开着叉车运包装箱的老汉，车轮碾过田埂，惊起几片遗忘在秋天的梨树叶。这些零碎的声响，都在账本上聚成了令人心安的数目字。最动人的是，电商站的打印机开始吐单子，那些带着墨香的纸张，便成了新时代的梨树叶。树叶由绿变黄，在暮色里沙沙作响，预告着又一个丰收年。

玉露香梨的甜，是带着声响的。“咔嚓”一声脆响，金黄的汁水便顺着指缝爬，眨眼漫成条小溪流。玉露香梨，在隰县民间有“咬一口，流一手”的说法。梨子皮薄、肉细、核小，所以吃起来酥嫩、汁多，被国家梨业专家称为“中国第一梨”。农人说这是梨魂在笑——两千五百年前《诗经》里那颗“树檟”的精髓，如今凝成这般透亮的琼浆，皮薄得裹不住月光，肉细得含不住晨露。如今，玉露香梨的品牌价值87亿元，说明梨的甜味是有形体的。它化作秋梨膏在砂锅里咕嘟冒泡，琥珀色的膏体里沉着整片黄土塬的霜霏；它钻进玻璃瓶化作梨酒，启封时漾起的清香，能醉倒货架上排队的洋文标签；最妙是烘干机里旋转的梨片，薄如蝉翼的果肉蜷曲着，像把晋南的云霞风干了收藏。

乡村干部们的计算器上，蒙了一层梨粉。那些跳动的数字落在黄土镇，便成了张梅莲家新盖的砖瓦房檐角——雨水顺着青瓦淌下来，敲打着她刚从物流站领回的快递面单。合作社的仓库里，扫码枪“嘀嘀”的声响应和着梨树下的蝉鸣，暮色浸染梨园时，总见梨农衣裤在烘干车间外沉息。那一瞬间，他望见自己种了一辈子的金梨正乘着铁鸟儿飞越重洋。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国际订单越来越多，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梨子在传送上列队行进，宛如当年移民路上驼铃的新唱。

隰县人记得，阳德村梨农李月平的胆气是政府给的。十年前阳德村的黄昏，当别家果树枝头还坠着旧岁的酸涩，他抡起斧头的弧光已劈开了新路。干部进家来，说出了优惠鼓励政策，他不再犹豫，26亩老梨园像接玉露香梨。当刀划破树皮时，淌出的汁液在晚霞里泛着金箔似的光——那是玉露香梨最初的血脉在黄土里苏醒。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挫败感，就像一股暗流，让他心生恐惧。但是，困难打不倒他，他勇敢地闯过来了。

如今李月平的梨园住进了云端。电子屏上的数据流比吕梁山的溪水还急，每一株梨树都在物联网里有了魂魄。传感器钻进土层深处，把根须的私语翻译成绿色代码；无人机掠过树冠时，洒下的不是农药，而是星图般精准的光谱。老把式们初立在田埂上发愣，直到看见水肥一体化管道吐出琼浆，地气接上了天光。最妙是秋分那天，李月平指尖在平板电脑上一划，满园梨香便化作电流奔涌。机械臂探进枝杈间，果柄脱离的脆响连成电子乐章。智慧方舱里的显示屏上，隰县两千年种梨史正被重新编码——当年重耳咬梨溅出的汁水，移民分梨时颤动的指节，此刻都凝成二维码里的小黑点，静静贴在发往温哥华的梨箱上。

“这日子，做梦都没有想到啊。”李月平叹道。暮色漫过智慧梨园时，总见老李蹲在机房外抽烟。烟圈缭绕着爬上卫星接收器，与当年接洋下的青烟别无二致。棚后指示灯明灭，恰似他十年前深夜查园时的手电光斑，只是如今照亮的，是黄土高原在数字银河里的倒影。

哪里黄土不埋人？黄土总让人想到死亡。其实，黄土地的前方好像有价值连城的宝藏，玉露香梨不就是宝藏里的珍珠吗？但是，这宝藏的获得需要艰辛地跋涉，有时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数农人在劳动，无数先行者在跋涉，于是，便有了对生存的思考。当人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继续前行还是后退求生？这种思考是短暂的，也是长久的，这样的生死抉择是对人勇气和决断的极大考验。只有到了隰县的黄土地，我们才读懂了隰县黄土地隐秘的语言，历史和生命中的一切尽收眼底。深入到历史深处，飘荡着岁月的风情。历史故事，意象通明。重耳在这里吃梨求生，大槐树移民在此“分梨”，一遍遍对故乡的遥望，他们是激励自己，还是别有雄心？今天，玉露香梨打响了品牌，已经走向世界。这里跨越千年的历史，让我们心酸落泪，又让我们欢欣鼓舞。可是，巨大的成功之前，都有过离散，怀疑和绝望，我想，那之后一定是有的放矢，焕发出惊人的爆发力，有着历史的必然和辉煌的功绩。黄土地上太阳升起来，好像世界被重新分娩了一次。

那束光，照亮了人心。玉露香梨，黄土地上的精灵，让我们将记忆自拔于困顿的泥沼，将光明和希望播撒于每一寸光阴。人、黄土、小西天和玉露香梨一样是有灵魂的，远方的人啊，愿你在万水千山之外都能听到这里清越的心音。日、月、星、辰，在它的名字里，闪耀着各自的光芒，照亮了黄土地新的征程。

关仁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雄安新区》《淀上》《日头》《麦河》《唐山大地震》《天高地厚》《金谷银山》《感动地心》《太行沃土》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